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六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PDC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八

章奏三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三德

御臣

揀兵

論赦及踈決狀

薦鄭揚庭

薦劉彞

進五規狀

保業

惜時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六年八月

上是歲果大雨不
復稱賀自後踵以爲常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
交食臣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
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
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爲大慶臣
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
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陰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此迺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
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
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
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求之所

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浸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隱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廼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敕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凡群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它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群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胷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諛譏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元暴戾之謂

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茲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闕一焉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接下子育元元況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宸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羣

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轍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曰懈爲惡者曰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軋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七月二十三日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

注同知諫院臣司馬光劄子

御臣

臣聞致治之道無它在三而已一日任官二曰信賞
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
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
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
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實高位資塗相值
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陶虞之
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
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
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

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官
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
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
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効未著在
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
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茲邪之臣
術竒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害
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茲邪
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
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
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
爲惡者未必誅今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

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揀兵

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

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踈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爲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爲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蟲螟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爲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

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瑋珪爲京城
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
犯闕德宗命瑋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
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
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
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
弱選其精銳以爲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
比故能南割淮南北取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太
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
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
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
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

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羗胡之豎子智高蠻獠之微種迺敢倔强河西橫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或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爲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遑遑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爲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

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降旨揮下應係揀軍目僚須是二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呈切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軍目僚伏乞重行與寬免仍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並須先令兩府目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目僚務精不務多如今來旨揮取進止

論赦及踈決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上

右目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

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
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
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
嘗以數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
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
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
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踈決猾
吏貪縱大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
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
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拍望謂之熱勅使原惡之
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群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
沮惡之意哉且踈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

中有滯積寃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
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
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
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踈
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
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踈決之令已再行矣
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
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示中書今後每歲踈決不
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
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踈決永爲定制庶
幾爲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薦鄭揚庭

臣竊見近世以來搢紳之士專上華辭不務經術先聖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獎以勵來者伏見并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撰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恠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輒取進止伏望聖慈略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旌異貴使學者有所勸慕取進止

薦劉廡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闊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土著之人耳目習熟